史記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張氏爲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爲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忝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横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嘻悲恨之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
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
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
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

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

張儀既相秦為文檄 徐廣曰一作尺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

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葺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拒之敗績走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亘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故郡益州

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索隱曰什谷相近故其名或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正義括地志云溫泉水即什谷在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正義曰屯留路州縣也道郎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

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分楚兵臨鄭南塞轘轅鄢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

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索隱曰戰國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饍異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賓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禁暴止亂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

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山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与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国年表在秦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

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有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少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

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

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入王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爲滑州皆黃河南岸地也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国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

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
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
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
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
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
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
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
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
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

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
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
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
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
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
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
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
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
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

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將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也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

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地）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

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音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怱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北地之北境路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比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

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搏或音戟]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胸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胸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边近泗水之濱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

比也九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illegible]同混本一依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

為大王患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檐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下徧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劬戰国策作虎摯之士也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乾戟奮怒而入陣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

其男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爲音于僞反）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

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渭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黄河指博關則漯河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

音勑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

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正義曰趨音趨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枓枓音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自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上方万反下斗即倒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

嫲今象牙簪。正義曰笄今簪也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摩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邑猶未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

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

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

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

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

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

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

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爲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国策同舊本作憙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

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与齊先相許与約從為鄰故云與国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啟汝之事何不相見異

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索隱曰厭一艷反厭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為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

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辨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

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辨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謂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苦遠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緩急告語之也曰中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

焚杅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挈也戰國策云且燒焫獲君之国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国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本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国欲令相助羣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国共攻秦是其事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羣首六君之国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国故云公孫衍之所謂因起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illegible]下則李伯人名或邑[illegible]戰國策[illegible]

作身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国或從或横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暘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国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国令從親而賓秦也関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国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頻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楮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爲淈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爵名第十四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

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又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正義曰藺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酋爲厹由韓子作仇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

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国也韓子云智伯欲伐仇猶国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也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驅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廣車周孔曰廣車之衆對文曰廣車橫陣之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愛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說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

恐請胡衍（索隱曰人姓名也）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頼矣（頼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

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渭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正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來國事

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鮒受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

凡此也○正義曰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崤五谷千里攻之難索隱曰數音率庾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

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　正義音釋）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

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

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
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
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亦一作和
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
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隱言禽獸窮困急猶能抵觸
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
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爲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
尹以杜陽索隱曰父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
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烏曷反

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從性宜陽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正義[illegible]代也向[illegible]公令蘇代謁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此上言向壽非黨楚發與公孫奭甘茂黨韓說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皆以失之謂不見愛信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前親愛者為黨韓魏也公之闕也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黨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爲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秦二人故韓向壽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欲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

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爲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買反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国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昔二国皆事秦公則斷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也）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

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乘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正義曰復音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

問於范蜎（徐廣曰一作環。索隱曰休緣反一音休軟反戰国策一作蝝字。正義曰許緣反也）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排難於楚戰国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爲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
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
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
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
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
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
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
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

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之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

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

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齎子兮反一音齎遺也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旋

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爲強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宜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